雲峯胡先生文集卷九

附錄上

元史本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勑修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本義通釋等書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力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

號稱雲峯先生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炳文入畧山
長事再調蘭溪州學正

明經書院賜額緣由　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
行在尚書吏部符准
准都省批送下准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黃惟中狀
申伏惟本州爲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唐進士胡
昌翼講學之地歷世以明經舉者事跡顯著皇慶
年間裔孫龍泉縣主簿胡淀爲從父胡炳文建立
書院以爲講學之所若不告乞申奏請
勑旌額設立山長主教將來必至廢弛本司先委右
修職郎宣州旌德縣主簿李語前去體究得並係
實跡保明是實本司再委右迪功郎池州青陽縣
主簿喬儻復行按實體得委是立學教養人材本
司保明是實批送禮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今行
江南東路轉運司發源州准
賜額明經書院本部即行銓注山長准太常寺所
申事理施行
延祐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准該部所申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明經書院會驗本院山主胡主簿
建議以星源爲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先世明經

講學之地於皇慶二年上創建書院捨田養士申
覆上司奏
欽以明經書院爲額至元元年本路總管府指揮
諸路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該准中書省咨來
婺徽州路婺源州儒人胡淀起立明經書院捨田
地叅頃弟澄捨田五十聘從父炳文主教事本道
廉訪分司覆察相同本省叅詳胡淀世傳名家置
田創建明經書院作養人材已蒙准設名額
詔下禮部議得上項書院若不設立山長奉祀主
教將來必致廢弛宜從都省移咨本省於例選相
應人內銓注山長一員俾居師位學校庶得興崇
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奉此總府仰照驗
施行奉此於當年五月內蒙行中書省銓注童起
充本院山長到任勾當外今將本院贍學田土經
理條段須畝租數遂一開具鐫勒堅石以傳不朽
者
至元元年十二月　日山長童起立石
至正四年正月甲子立砆完備山長李惟誠
余元啓謹識
家乘
雲峯胡先生行狀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
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

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伸者官國子司業與同郡內翰汪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是也又有曰伋曰侃曰捎曰摶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樂水十年三進士藏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重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夔通五經精易撰易傳史簡居士為先生祖諱斗光生徐遵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說易學之傳肥遯于家遠叔諸人從遊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欽之朝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宋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白幼[illegible]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窗隙默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名家之註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有易本義通釋詩興詩通太極圖說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星律醫卜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為勢利澆風

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質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illegible]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斯時人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時臨川吳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當世自布衣以至顯位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義不就作隨齋記以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遣歸先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鄉李友王葵初董深山[illegible]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正柴若江古遠戴音翁忭等先生爲道德文[illegible]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後郡守屢聘[illegible]至府[illegible]爲[illegible]堂試以激厲後學初門汪克寬等俱舉高選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朝建明經書院爲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頃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草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爲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皆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上遡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峯高聳

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頹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劉謚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里哭弔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州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凜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明經書院記

吳澄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能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詞之尚遂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弊極識者慊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淀建塾于其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也乃與族父炳文弟澄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右大成之殿左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

扁曰明誠曰敬義山顛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
戌落成于皇慶壬子畀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
淀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黄侯
惟中聘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
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
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
始末予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
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眞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
詞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簾窺
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語言以釣聲利而可此時流之明
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
於[illegible]傳於後世者奚啻數十[illegible]公山之孫安定之胡
其[illegible]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
學[illegible]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於城邵
子必春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爲眞
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
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
書行溢乎天下況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
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
四方來遊來歌之士覩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
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
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經夫

易明也忽之以爲易不可也憚之以爲難亦不可也而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眞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然曰明經明經高且未逮夫昔之經師畢則今之時流而已矣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初命吉安路龍泉縣主簿澄承事郎管領拔都民戶副總管炳文前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延祐丁巳冬十月文林郎前國子司業臨川吳澄記

明經橋記　汪澤民

明經橋考水胡氏建也考水在婺源北三十里山川繆繆外密中夷胡氏世居焉李唐之季年諸侯王子諱昌翼避朱温難南走匿胡氏遂因其姓焉明經中科人號明經翁家自考水東行五里有號嶺踰嶺又五里有溪曰朱源溪橫亂中道距州城可十里許每霖潦勢激射湍悍甚翁嘗道溪上憫行者險艱橋焉衆利賴翁遂以翁名橋子孫嗣葺之歲久幾圮後至元戊寅丁五世孫學易本以石創爲洞橋屋其上甃闌其旁材巨石堅可永久弗壞構亭橋側割近田爲畝若干命守者饋漿茗休息往來經始於三月壬子訖事於八月庚午用財粟凡若干工力凡若干婺源吾故上吉來展省橋適成村耆儼然群進請紀諸石古者上吉關梁司空司徒掌

之所以利民也今府藏蕭然人毫粟勿敢費州縣雖以佐貳領道橋循是反復為民病學也獨不斬私錢續乃祖之績惠利于無窮是可書矣橋昔以翁故得名今直題之曰明經橋以其家世明經也其本末自有文故不書學字明善嘗同知江南牧馬府事有聲聞云九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澤民記并書明經書院山長李惟誠立石

明經書院重修記

程敏政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胡之先曰昌羅者嘗讀書其所居東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爲之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暨其弟承事郎澄卜西山之勝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額明經書院隸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蓋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毀于兵經殘敎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佑敎諭陳君簡上于提學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濬成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贊之者乃卜日鳩工集財中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峯先生右為室以居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

七月朔落成于丙午十月望舍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
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濬
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來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
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復僭辭
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
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
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世學既
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
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illegible]宋兩程夫
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illegible]以說經以詔
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之於書於[illegible]於樂[illegible]

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
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
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
回視夫詭空言以矜口耳鈎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
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汚繫焉洪惟
我
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又表章
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
列聖卷懷思得眞儒以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
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子又發產也雲峯先生近私淑
之其家學淵源既有所從來而書院又昉於此乎復之

爲師爲弟子者其勿墮于俗學之陋爲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眞儒復出于程朱之鄉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爲天下先則明經書院之立爲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鄉之末學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輙書之以紓草廬先生之後既以自愧亦以自幸云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同修國史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官郡人程敏政譔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之山川來群英而敎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蓋五儒之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途如功利如記誦詞章之道德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高其書用之不斥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而星拱予少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剏此亦

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花須歛於秋實
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眞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
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歛放心要通今而不
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
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奧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
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
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橫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里
如今皂蓋朱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顏白髮極知簿書
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眞是拊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群彥於焉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爲
異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拘於富田扁
額不忘於皇祖尊經爲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
一格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
流探其源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爲堂旁
爲齋高爲亭深爲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齋澄
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廈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
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
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絕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
倖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裏乾坤元氣

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群書探闡奥明明萬象

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爲三

北　六經畢竟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參太極

上　詩文爲末經爲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王歸琢磨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眞儒者

[illegible]上[illegible]之後人材日富道化[illegible]衣冠以[illegible]

趨古準[illegible]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樓桷大樓梁

收學問之奇工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千

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于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illegible]

貞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敬存

共[illegible]邦有間位正儒宮芹泮生香獨爲守禮義之圃

杏壇振響美必去父母之邦龍象蓮開鳶魚機轉窮以

天下豈爲最大煥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知

未信乎學校尤關繫於綱常障百川迴狂瀾韓愈[illegible]無

慚於博士徒清夜動春酌度亦奚取於廣文就[illegible]

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illegible]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illegible]

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遺心洛下林泉日惟城頭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目通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綉斧行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聞孫敢攀孔席之春風入布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鰍鱔舞宮墻方尼於群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涌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過計泛觀人物厭舊如家雞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蜀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之學中庸發知行之底籍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功夫遡周程有繼往聖之功念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時仲尼周公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日玄齡如聯之勳端自河汾而選出願堅脫節式副輿情某徒有斐狂不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毋首蓍盤之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召其諸依嚮罔既敷宣

淳祐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
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
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賫付
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爲此來茲書府承
忠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
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註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
爲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
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錄爲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
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
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
庶初學之士亦便於攷索云天曆二年己巳秋八月千
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于余氏勤有堂

跋雲峯鄉賢祠記後

王仲儀

儀擯于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賓先祠蓋議於
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
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
記引孔子設人孟子曾公族爲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
爲屬敬謝不敏雲峯胡公能爲草庭奮筆發聲識者莫
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沉抑寥遠不
亦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爲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
其故處以爲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考
亭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

不愧爲二程遠孫云王議識

孝善明先生謚議　　俞洪

洪等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謚所以易名古之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謚以表其平生所爲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謚之不沒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汾其沒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唐孟郊昌于詩者也亦謚貞曜至今議者不以爲過先師勉齋先生行脩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授踰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

至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詣拜春秋祭祀必欷歔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座右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事之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嘗取一非義之財爲一非理之事死可無愧由此觀之可謂善也洪等合議請謚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表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也不惟吾徒知也將一國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邪洪等幸而

受業於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輙用倣古例而爲之謚
惟鄉先生裁之謹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考川鄉先生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南來寄姓於考川之胡因籍焉曰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賢者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有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譔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紬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深遠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授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秉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處往往高捷鄉國前三歲上公所均有可不足以知公至軟聞能乃徑歸閉門食志以學槃槃從之游者遲遲如師餐華茹實人可爲矣儒書曰乾專言吾坤兼言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

善吾庶幾免之早[illegible]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謹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沐泣不能已壁隨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謂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十餘[illegible]稔顧考川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葬我須不遠考川至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川之高倉太守孫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爍文女一孫男四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

無其獨轉其伏既安既睦是爲孝善之卜

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譔

星雲峯先生上元桃花悞道歌

練伯珪

雲峯先生枇　中二段模寫畫意殆盡凡物理皆然汝勉思之

上元散步入桃湖忽見花開深自娛煙籠火樹薰玉兎風笑霞天撼金烏異品昔何逋禁苑孤芬誰許刺玄都無言自契先天秘有象還藏太極圖君不見阿先倍蕾未開時髣髴九初可弄之蘂兮始析儀象見萼兮既分卦畫支露飲天根酣紫陌鼎生月窟妬紅姿靜玩中間來往意三十六宮春可知又不見生氣渾然太極存陰

陽動靜互為根巳施朱粉味甘苦歷：可指五行論配
含奇偶體方圓昭：可識乾與坤更有枝頭千百顆那
非萬物盡還元況汝天儲五木精知應有道擅芳名攜
臘雪肌堪與友凌波塵轍空盈：禪師一見祇成知雲
臺鄉樹奚足驚對此徜徉清興足敢歌吾道問高明俾
理同受易雲峯先生後隱德典桃湖號桃湖叟隱

雲峯胡先生文集卷九

雲峯胡先生文集卷十

附録下

答胡主簿淀書

吳澄

澄異時道經南劍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往往得大字所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母邦也百餘年間[illegible]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應有足徵之[illegible]一至省想流風以起于高山景行之思而未能也[illegible]顯揚世美創建家塾遂意書札陳誼甚高此區區之[illegible]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不一初若可嘉要其[illegible]紀盡設其名而已是下其與尊叔父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其中真實用功做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
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
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旅之辱所
期於後非止如今仲虎先生同此道達二閤下其留意
不具

答雲峯胡先生書　陳定宇

近齋心价者捧至教字披誦方知有八月半之翰而未
領隨即虔答并索及四書發明四小帙附齋心回便拜
呈今不知已到未此月望賓暘方遞示前翰連張墨紙
詳縝謙厚雖得順下而聽何以過之於其末快甚賜報諸
作姓名明經人才之盛足見師友淵源敬歎久之[illegible]

初聞其名矣董季真以乃翁所編蔡傳附録纂疏來[illegible]
力與刪定補註內有蔡初批字刪除處見其學識不凡
因附書達蔡初不蒙一字之答想是季真匿之其說甚
長他日有會晤緣當及之拜問本義二條寫去之後隨
即悟文言乾九二夫子明有龍德正中語已悟所疑之
過今蒙詳教頓覺豁然以程子中無不正及未濟九二
證之了然矣朱子曰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此
亦易不可為典要之一知正例而不知變例固不可也
惕厲亦是過疑蒙批教詳明尤幸幸朱子曰無疑處[illegible]
處有疑有疑又要無疑使我之有疑得以無疑者先覺
之賜也感刻感刻賜報本義通釋外尊著不一既未板

行又難盡供又賜報四書通旨之著前信將謂未成書以今尊諭覘之書成矣坊中四種附録爲最纂疏多不滿人之意集註畫依樣葫蘆而已不堪視覽故不得已而有發明之編今蒙批諭謂纂疏集成多有差謬可謂不待我心又報集成外添得數家亦難得也大學有盧玉溪通義最不易想亦在一家之内若夫杜實之畢所講義陸坦之木鍾集纂疏已畧取之但未盡善爾前信欲拜觀通旨數十板欲見規模大槩

陳著亦有木鍾集

二

條昨賞賜行僭崖略數行字以請茲領教墨三復如待其利大略人之作文自是者多服善者少非絶不服義也亦多有自知不明而不知己之爲非知人之不明而不知人之爲是者彼有一等私小之見横中胷中耻己之失惟怨勝己者又不論也此所以易於召鬧也二三先生納之閨閫中亦既拜命矣鉅帙六謹以緘付來使前名外其餘不欲嚴於去之要亦無以大相遠其雜排之以附于後唯命其截斷不使太泛亦唯命至於銓次之間攝管蠡之見豈敢自以爲是不契尊意處聽自高下易置之更唯命秉超卓之見以持公論之衡鎮喧囂之辭而立吾道之幟不能不於先生有望焉經疑前六篇實欲聞作者姓名知其文不知其人亦理所不可也其餘諸經古賦前名俱乞於後便中寵示全榜批教姓

字卷上多撰他名或代名不可以爲據敢乞介意玉湖
相公先生尊賜皆出先生之次噓感戴感戴已脩謝書
并及之矣回仲儀郡傳一絨併此附去顧指星達爲荷
情短心悠未究忡惙惟高明鑒之未見間更望珍嗇以
寧斯文不宣備

上雲峯胡先生書　鄒季友　鄱易

達去十稔渴心生塵邇者乃獲趨拜函丈欵承語誨抱
道足德之氣盎然充溢見於動容周旋發於口笑謦欬
飡和飲醇使人意融心醉所以沐浴粹溫而銷鑠鄙吝
者所得亦宏矣今而後知瞻承之不數爲可自感也近
之不厭遠之有望離逖未久尊仰已深古人云者思一
士猶言比肩今環數十里間能以道淑諸人者落落不
晨星如獨先生巋然儒林中雪苑霜茂之幹膏馥沾溉
度義菁菁其有功於斯文迨未易屈第二指也既壽且
康爲旦必祝書傳者音釋極感訂正倘遂可傳先生與
有惠焉甲子配卦兩圖後一圖已蒙賜教前一圖并錄
示尤幸也

簡雲峯胡先生書　論筮　胡敬存

某前月庭芳戴兄介拙字以瑣事上溷聽司計徹尊覽
矣適玉湖總管公道過瑞溪得諏近履之詳其別也亟
拏褚拜字蓋以易啓蒙一疑就正于先生故也某比親
浮梁州賞試題單策問易揲蓍掛扐之法云第一變得

九者三得五者一其以啓蒙攷之得五者三得九者一耳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九用六陰陽各居其半今老陽十二老陰六是重三出而爻一出聖人筮法或不然也愚以啓蒙證之切謂陰陽各半通六十四卦而言聖人作易法也老陽十二老陰六指筮法陰陽饒乏而言聖人用易法也與聖人筮法何不然之有謂其不然愚不敢以爲然也定宇先生因其謬誤作字付裒卷人間之扃中答云所問者掛扐之數非揲蓍之法審如此則揲蓍掛扐果二事耶異端惑人可爲一慨先生邃於易者也註書以惠後學守正以闢邪途素矣茲抄問目全文拜呈乞賜批教亦正人心之一端也王湖田千萬賜以尊報率甚冬杪拱俟回轅專圖侍省秋暑切乎金玉体府以棟吾道不備

二

某故臘知尊車自金陵回取經鄉曲越一日有傳似寄聲者先弗克候繼莫及追我知罪矣如此懇負何今春念欲進侍一洗積別之懷而出門若礙惟勤尊嚮而已夏初洪叟兄來瑞溪捧示教翰拜讀如見典刑之爲快坐間詳詢尊履知今年爲江浙諸貴游著聘先生平生躬行都是易又以胷中所流出者著爲成書公傳道之不一出琅琅講鐸宣佈於其徒而丕顯諸用將何施哉某恨不得雪立諸生後茲有取覆休陽戴兄庭芳近得

其先君子墓銘于中朝諸老遠邇多賦些章然於吾州獨未求尊製日爲欠事謹納銘文一本拜呈蓋庭芳爲子西公甥子而其又與爲文字交故敢斗膽以進揮老筆發幽光正孝子順孫所望於大人君子者願勿多遜稱隱汪府判爲庭芳岳丈昨爲其致書于北村山村二先生得詩甚佳然錢塘詩名家不止是併去四本上于鼎呂一轉而多辨之至願至願庭芳以未拜皇北不敢奉書就有微儀申納甚覺瀆尊尚謀尊緘導謝敬也云价樂氏於杭市作小經營有半月留其囿也已屬其子賜尊報切告矜從如其拜德惠不淺謹此申覆恕其宣爲斯文自王不備

送胡雲峯赴道一書院山長詩一　方虛谷

蓋輿上下立乾坤眼底無人可與論分數不難升地位絲毫未易見天原因重文字窮羲畫速自生徒半孔門斗食泮池何足說晦菴異姓要雲孫

二

近沿關洛至乾淳遠探羲圖未畫眞自古斯文原有種即今所學不無人轉移鶚泮希聲起判斷鵞湖正論伸魯國諸生仕鄰國變齊同囿杏壇春（一書院乃廣信所建月巖宋季碩儒蓋將以合朱陸二家之說故鹿谷云然）

寄明經書院山長雲峯詩　唐鈞軒

雲翁揮麈冠蓋集安國養士庖廚香福田祇爲孔孟種

易蘊藴發程朱光駿奔孝孫酒灌地焄蒿盛氣神歸鄉
曰駒空谷仰前哲有客来自春風堂金陵明道書院有春風堂時雲峯歸
自金陵

送雲峯歸婺源詩　方虛谷

大儒疇昔起乾淳天地星源一脉真肯使我爲修學記
始知君是讀書人流泉要驗胷中活死草無拘紙上陳
次極初生第一點尋根細認古今春雲峯古修嘗求虛谷作晦菴書院記

四書通序　鄧文原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
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攷求
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
抵牾未善也纂疏集成傳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
後學者而無所折衷予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者益衆
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
爲臆說以衒於世予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
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
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盛
取纂疏集成之炭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
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
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
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爲義尚矣若
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

之首云泰定三年良[illegible]月吳邑西鄧文原叙

純正蒙求序

文天祐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伊川釋之曰養正於蒙學之至善者也蓋物莫美於蒙蒙莫貴於養養莫大於正曰蒙亨未有蒙而不亨者也曰童蒙之吉未有童蒙而不言者也蒙者童之初樂子之無知樂其蒙也樂子之無家樂童蒙也童則有知矣有知則求所以養之矣養也者不揠苗助長者也養而正者不以稂莠害嘉穀者也瀆則不告所謂憤悱啓發者養也利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養而正者也養而正蒙其聖矣乎雲峯胡君以純正名其蒙養之[illegible]合為三條倣鹿洞之規釐為

二百六十六句象歲功之成旁搜博采綱舉目張非苟然者矣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於蹂之利貞蒙之養正固已允蹈之則於初之發蒙上之擊蒙何齟齬之有是書也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豈直四言韻語而已哉予竊怪近世童子能言者其父母師長多授以長恨歌琵琶行之類徒取其便於佔畢耳不知淫辭詖行入耳著心如腥穢羶惡之物沉著汚膩於腸胃間使夫人自壯至老顛倒汩沒於飲食牝牡之區而不知悟蓋所以啓之誨之者久矣不正之書其禍人心也孰大焉吾故曰胡君此書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而[illegible]孟夏十有八日廬山文天祐書于星源客舍

純正蒙求序

吳遜齋

古者聖人教人設司徒典樂之官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爲教至詳也禮經所載況已閒遺至後世則大謬方當佩觿之年父師所以教之者不過對偶聲律之習所以期之者不過科舉利達之事下種不嘉受胎不正已在斯時拱把之不養安得桐梓之可受萌蘖之不獲安得牛山之不濯濯邪無怪乎學術日陋人才日卑風俗日不古也蒙求之書先儒爲之者凡數家矣吾邑雲峯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爲一篇名曰純正蒙求彷彿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雖其綱不出明倫立身接物三者而蒐萃之力勤矣所以爲養蒙作聖之功宏矣予閱之累日曰說若稽古至三萬言不若作此編記道傍碑不失一字不若誦此編世之劬於著書者多矣未若此書有益於世教云

書雲峯明經書院壁記後

胡梅岩

江聖譽妙齡劬書受學于吾家雲峯日取前輩嘉言善行揭于壁代東西銘積久頗多葺爲壁記難凡古修先生引易大畜序其首節初齊先生從而申之聖澤復徵于說廼掇拾兩先生之遺作大畜演義曰言行固貴多識然必以其德始不徒識前言雖嘉聊資口耳之空談往行固善祇爲墻壁之美觀於吾德何有德者得也謂

其得於心也識而未得猶外物爾多識以知言畜德以行言知行互進學之上也壁記取載知一字行一字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分二卦論之上卦艮也下卦乾也聚下非知乎居行非行乎而所知所行皆求止乎至善仁敬慈孝信其艮之止其所者乎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即互卦論之下互爲兌上互爲震朋友講習以致其知恐懼脩省以力其行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即卦序論之先之以無妄而知行無虛浮之弊所畜皆篤實繼之以頤而知行有涵養之功取畜愈深厚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以卦變論之大畜自遯來遯何時也遯於戰國孟荀子自畜學遯於秦孔叢子自畜學遯於

新揚子自畜學遯於隋文中子自畜學不以天山遯之時而輟山天大畜之功斯文所以千載一日也噫亦在知而行之爾既以是復聖澤竊與雲峯共勉焉甲申陽至後十日胡次焱濟鼎敬書

重芳集序

陳音

雲峯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季講明道學以續考亭遺緒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淀爲請于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舊嘗鑿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水爲橋以利病涉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峯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季驛騷書院厄于兵燹故阯膳

田皆爲異姓所有池亭榛莽橋亦傾圮而書帙遺文皆散逸弗存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具書院顚末白于當道檄有司爲之鼎建又明年癸卯德淵領京闈鄉薦有司旌以綽楔扁曰貞芳以其能爵美先世而名之也昔之膳田見隸于他姓者德淵皆以義敦諭而漸以來歸而又疏池作亭闢道成橋皆復於其故處然具飭宛若雲峯之復在於當時也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皆懇請以還雲峯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百五十餘篇德淵質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爲之鋟梓行世於其家乘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嗚呼德淵之用心於其先世可謂勤矣其友汪廷倩王布仁輩采其興復事蹟分爲八題爲徵詩以褒其勤用以重芳集蓋亦因其綽楔之舊名而表揚之詩彙次成帙特謂予屬序予惟自古貴室豪門第宅田園之美臺榭池亭之勝書畫器什之殷俄頃間轉移於他姓其子孫不能自有者曷可勝紀今雲峯之遺阯故業書帙遺文轉散於人歷百有餘年而皆克復之以歸於其徽蓋其道化之盛足以動人入慕其風自有不忍據之視夫徒豪貴而人易忘者大不相侔故其散無不復然非其子孫用心之勤則亦莫由復而得之也德淵可以爲人子孫之楷範矣然此特復其有形者耳若其道化之隱於無

形者子孫尚能復之體諸心身見諸行事則施無不達
歲歷不化天下後世所以景仰之者豈異於今日之景
仰乎雲峯哉此則孝道之大而尤不可以不復者德淵
尚語其族人與偕勉之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夏六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
經筵官兼修　國史前四陳音序

重刊雲峯文集後序

昔王通氏作中說太史公作鑑論俄而散逸賴通子福疇太史子遷訪而輯之而後二書始傳噫父子相繼尚不免放失而況更世歷代兵燹相仍能保其幸存而不泯乎先世雲峯先生在

宋元間倡鳴朱子正學及門無
慮千數所註四書通易通感興
詩通等書梓行于世而太極圖
通通書通西銘通五賛通書說
甲子配卦圖六爻反對論二體
相易論爾雅韻語大學指掌圖
四書辨疑五經會意雲峯筆記

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名載
志籍俱散失無存先君子用光
每得片楮如獲拱璧濬繼輯之
凡序記詩文書啓等類僅百五
十餘篇邑侯藍公文繡刊梓未
幾燬于市火今邑侯慈溪羅公
薦卿復壽梓傳男璉博訪發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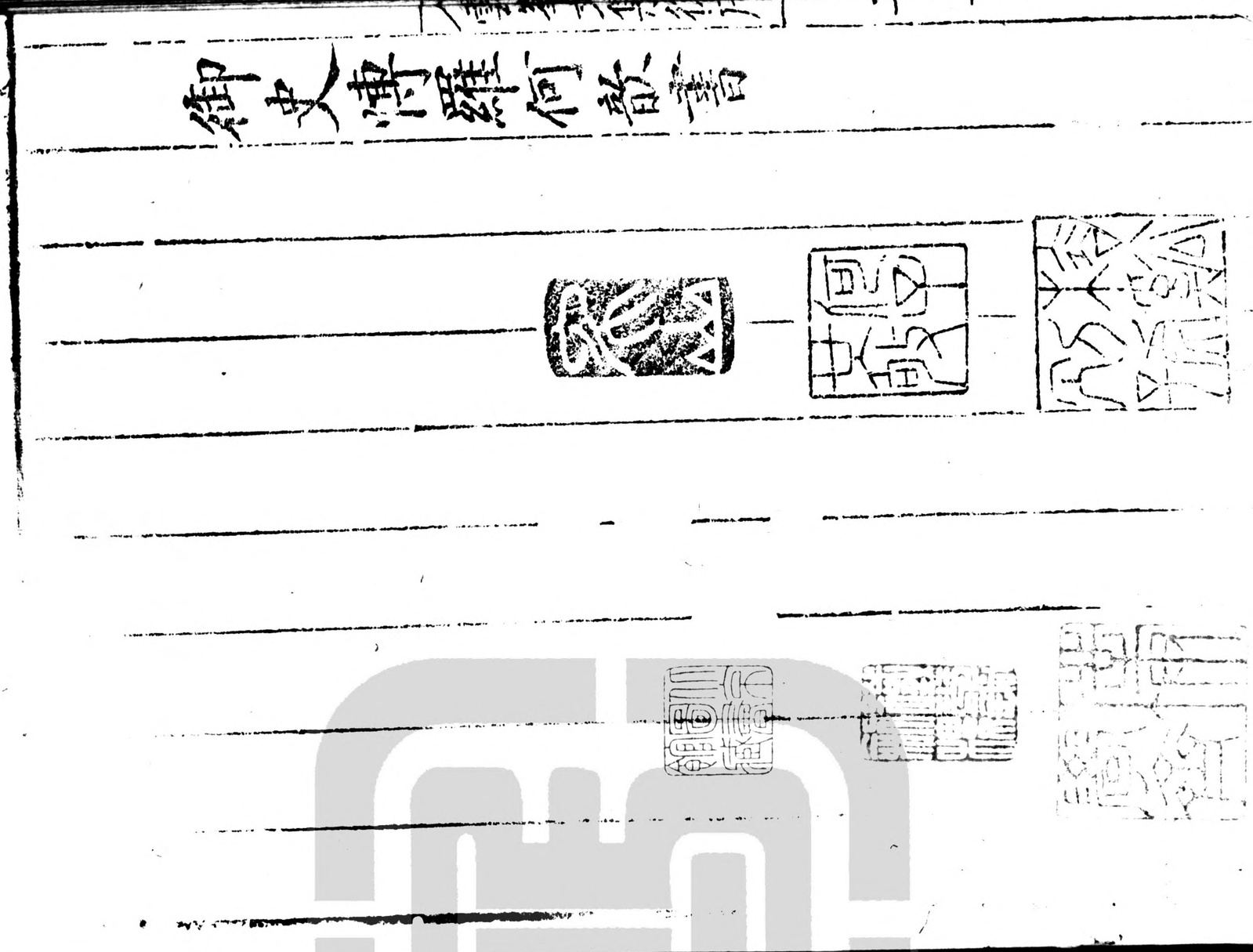
休歙巨室得遺文六十餘篇以
類入梓而通書西銘二通明經
書院小試錄族儒梅巖先生文
集石丘先生詩集皆前此未獲
而今得者璉亦知所重矣嗚呼
百千萬金之產家所仰給尚有
弗克永保而況遺文匪食匪衣
苟非神物爲之守護郡邑賢大
夫爲之宗主文獻家爲之搜藏
子孫爲之珍襲其不淪於童幼
婢妾之手風雨蟲鼠之壞者幾
希此予父子三世之用心雖不
能如史遷福疇之大輯而殘編
斷簡復續於異世煨燼之後

豈無所自哉感慨之餘特書以
告來者
正德戊辰春正月惠州府教授
前崇陽知縣嘗祠孫濟拜書

書胡雲峯先生文集後

元皇慶之祐間婺源胡雲峯先生以
道德著述鳴東南若饒郡朱氏公遷
同郡陳氏定宇同邑汪氏古逸皆推
尊為道德友蓋自考亭之後餘干饒
魯之學多叛其說左右私淑伐舛訂
訛若先生輩功寔居多臨川吳文正
公嘗以是稱之遣其高弟以求至當
歸一之論先生沒其裔孫用光始裒

其遺文若干卷上之後經市火板刻
亡矣歙自發歲嘗嚮慕之比來守徽
乃先生桑梓之鄉雖未得肅瞻祠下
懷二以訪求遺文爲念適先生嫡孫
濬解崇陽令去典惠郡教事始取其
家藏本命知縣羅縉刻之嗚呼先生
道德垂諸簡冊功業著於書院教化
播於天下後世而游戲翰墨之文師
友應酬之作與夫大儒君子之所贈
遺者不得與性理四書並行於世非
關典與有志之士取而讀之曰其言
語文字之間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
則考亭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爲空
言於天下矣然則是編也豈容以才
人韻士之文例視之哉曰贅數語於
末簡

正德丁卯夏五月端陽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徽州府知府前監察